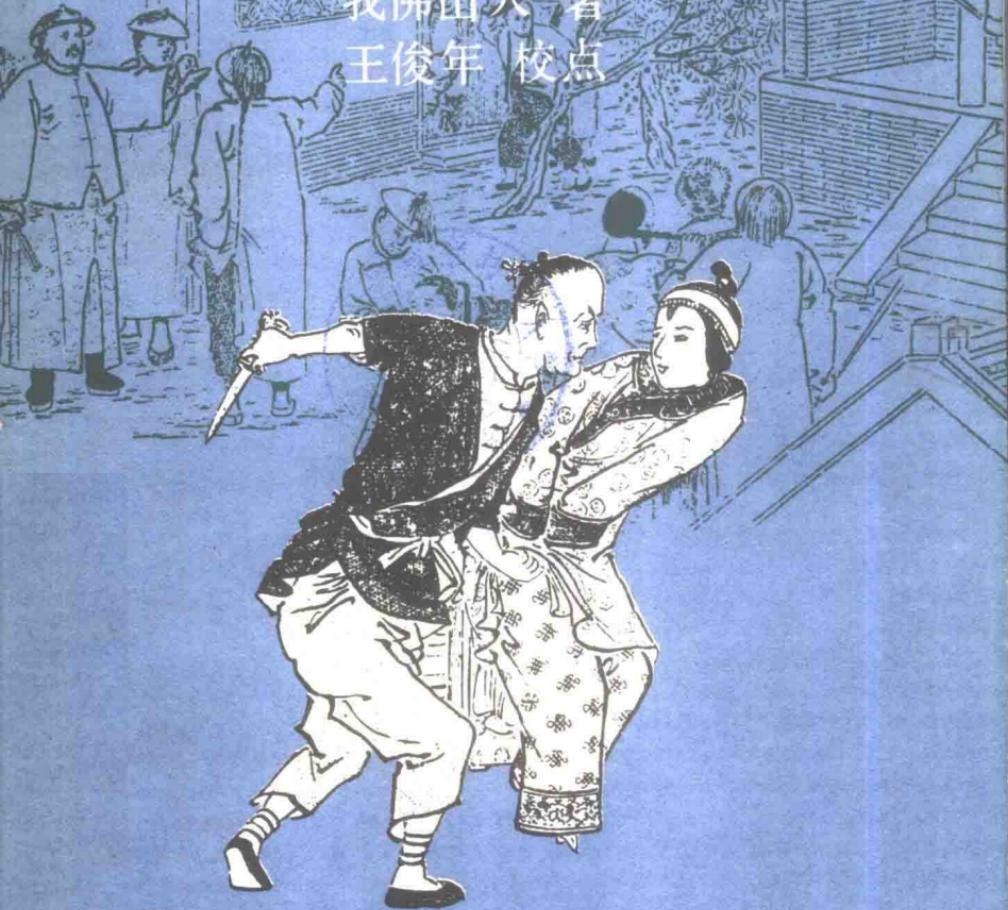


# 恨海

我佛山人著  
王俊年校点



恨海

我佛山人著

王俊年校点

## 恨 海

我佛山人 著

王俊年 校点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插页 160,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490册

ISBN 7—5360—0165—7/J·159

定价：2.05元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我佛山人两部写情小说——《恨海》和《电术奇谈》。

《恨海》写的是清末庚子事变中两对青年未婚夫妻因战乱而离散，他们的爱情、幸福被毁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残和清朝统治者的昏聩。小说叙事状物生动如见，人物心理描摹细腻真切，极富美学情趣和艺术魅力。

《电术奇谈》是我佛山人根据译稿进行再创作的一部小说。它以热烈饱满的感情、圆转流畅的笔调、奇幻怪诞的故事，描写一对异国青年男女执著、纯挚的爱恋，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爱的颂歌。

责任编辑：钟 缨

书名题签：吴俊明

装帧设计：苏家杰

绘 画：吴友如

我佛山人作品选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绘图、评点本,上、下册)

九命奇冤 胡涂世界

(包括《瞎骗奇闻》)

最近社会龌龊史

(包括《上海游骖录》、  
《孽海花》)

新石头记 (绘图本)

(包括《白话西厢记》)

痛史

(包括《折臂演义》、  
《金瓶梅》)

情变

(包括《劫余女》)

恨海 (评点本)

(包括《电术奇谈》)

新笑林广记

(包括《俏皮话》、  
《新笑史》、《滑稽谈》)

短篇小说集

##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 恨海

前 言	王俊年	2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搜小极	7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哄哄蓦地散东西	15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23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31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40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48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56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撇娇娃	64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荡子 冒嫌疑情女諫顽郎	72
第十回	遁空門惆悵帳情天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80

## 电术奇谈

前　　言	王立言	95
第一回	冒风涛航海蹑情人 暂分离临岐惊朕兆	99
第二回	论方技痛罵时医 试奇术误伤良友	107
第三回	沉沦点士河可怜归客 彷徨新水驿急杀佳人	116
第四回	苦缠绵彻夜相思 生懊恼沿途打算	125
第五回	了旧债深感垂青 阅新闻忽惊告白	133
第六回	慰倩女故作痴谈 觅情人拟奔都会	141
第七回	露面抛头访寻情侣 细心静意查看新闻	149
第八回	林凤美情急求侦探 甄敏达闻讯到银行	156
第九回	警醒芳心俏佳人痴情顿绝 追查面貌死仲达冤屈初明	163
第十回	卖淫妇房里一番譖浪 落难女梦中万里奔波	170

第十一回	强劝酒采莲恣放荡 试弹琴凤美寄愁思	177
第十二回	酒楼中淫妇狂且恣谐谑 华筵上奸徒恶女设阴谋	185
第十三回	破阴谋奸徒中毒 寻死路凤美投河	192
第十四回	十家巷佳人梗小恙 时敏街侦探叩芳踪	199
第十五回	问底细悟彻奸徒计 病缠绵深感热心人	206
第十六回	丑陋汉忽起痴情 老乐师畅谈技艺	213
第十七回	多情人跋涉求芳躅 薄命女慷慨入梨园	220
第十八回	声誉及远人投身异域 痴情迷蠹汉蹑迹巴黎	228
第十九回	启情书重逢旧镯 访恶汉细认家珍	235
第二十回	林凤美惨中催眠术 甄敏达急走巴黎城	242
第二十一回	甄敏达连夜走梧州 林凤美失魂居旅舍	249
第二十二回	丑钝三哭醒倩凤美 苏士马大闹聚仙楼	256
第二十三回	林凤美公堂告状 苏士马狱内著书	263
第二十四回	士马临命呈催眠术 仲达还魂结美满缘	271

# 恨海

王俊年 校点

## 前　　言

《恨海》，十回，吴趼人著。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小说家。他一生的创作很多，今所知者，有章回小说十八部、短篇小说十二种、笔记小说和寓言、笑话多集，此外还有一部分诗、文和戏曲。他的这些作品，从多方面广泛地反映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起过积极作用。

吴趼人把自己写的小说分作“社会”、“历史”、“写情”、“醒世”、“法律”和“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六类。但主要是前面三类，后三类按其所写内容可以归入第一类。《恨海》是他“写情小说”类的代表作品。

吴趼人的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新旧更替这一时代的特色。一方面，他的家庭出身和教育，给了他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又在他旧有的机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由前者，他信奉古之“王道”、“恕道”，推崇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论，向往廉洁奉公、关心民瘼的清官之治，痛恨贪贿枉法、蠹国害民的赃官墨吏；同时，他也尊尚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有着严重的孝、义观念。

因后者，他相信“进化论”，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说，主张开发民智，赞颂社会改革，并反对妇女缠足和烧香拜佛、相面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严酷现实，又哺育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吴趼人的这些思想，都不同程度和错综复杂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

《恨海》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写两对青年未婚夫妻在战乱中离散，他们的爱情、幸福被毁灭的悲剧。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是比较复杂的。它一方面全力塑造一个恪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封建古训的典型棣华来宣扬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对棣华大量心里活动的描写，又表现了“情”和“礼”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作者主观上极力描绘和赞扬棣华不“非礼越分”的德行；而实际上她给读者的印象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作品既肯定婚姻应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又认为早订婚约“是干不得的”，危害非浅。它称颂“割股疗亲”的孝行；可是同时指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是古人的欺人之谈。书中对《红楼梦》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但对当时社会上嫖客丑行的揭露和狎邪小说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它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和深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恶残暴；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由“王公大臣们招来的”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并直接展示了洋人到处开枪杀人的罪行。作者对义和团固然仍持一般封建士子的传统观点，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但确也明显地透露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拚死斗争。因此，小说对我们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可以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

到由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所造成的庚子之役中中国社会的动乱景象，并从中了解清末一般身负封建礼教枷锁的青年女子对待爱情、婚姻的思想、态度及其悲惨命运。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它一问世，即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如新广云：“是书独出新裁，不落窠臼”，“笔墨之妙，无以复加。”（《说小说·恨海》，《月月小说》第三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出版）报癖曰：“吾读《恨海》，觉其缠绵悱恻，咄咄逼人，而万种之感情，爱荟萃一时，辘轳互内：始而目炯炯注，继而心怦怦动，终而泪潸潸堕；时而废书长叹，时而拍案狂呼，瞬息变迁，有不期然而然者。”（《说小说·恨海》，《月月小说》第六号，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出版）寅半生谓：“区区十回，独能压倒一切情书，允推杰构。……是笔是墨，是泪是血，凝成一片。灯下读此，真觉悲风四起，鬼语啾啾……为之不欢者累日。”（《小说闲评》，《游戏世界》第十五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出版）……这虽不免有些言之过甚，然亦并非全为凿空之论。小说在艺术上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这除了文字清婉，结构完整、紧凑，题材注意剪裁等优点之外，最大的长处在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腻真切，叙事状物生动如见，富有美学情趣和艺术魅力。如第二回写棣华母女和伯和主仆一起逃难，伯和与棣华因碍于未婚之礼，不能同居一室，伯和夜间在客堂打盹，结果受凉生病。棣华一腔怜爱之情，上下翻腾：欲叫他回来，羞于出口；欲待不叫，又于心不忍。忽然，她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可是当白氏醒后问她何事，她却“只是低头不语”。问急了，她才“向外间一指”，而眼边不知不觉已红成一片……这真是传神笔墨。接着写第二天清晨棣华为伯

和盖被一段，欲行不行，行而又羞被母亲看见，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第三回起，写伯和在郎坊散失之后，棣华一路上更是心如辘轳，七上八下，万斛愁思，千回百转，未嫁小儿女情怀，历历如绘。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展开故事情节，显示思想性格，很少直接描写心理活动。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人物的心理描写有了明显增加，但终未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恨海》就不同了：它对于女主人公张棣华的描写，绝大部分是心理活动，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此外，陈伯和这个荡子的形象，也很突出。他那败子的气质、烟鬼的模样，他那深深陷入邪恶的泥潭而苦苦不能自拔的情状，都刻画尽致，真实如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他如写车夫有车夫性情，乡人有乡人声口；梦境则朦胧恍惚，似真似假；晕厥则虚无缥缈，若存若失；亦可谓描摹入微，情真理切。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恨海》这部小说，在清朝末年和解放前曾经多次出版，被改编为话剧、地方戏和电影上演；建国以后，通俗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也先后予以重印，并把它改编为通俗话剧和越剧演出。近几年来，又有几家出版社相继出版。

这次标点整理，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上海广智书局的初版本为底本，参校了建国以后出版的几个本子，改正了一些错、漏、倒、衍的文字。前一时期出版的有些排印本，除都删去了原有的眉批外，对正文（包括回目）也有不同程度的删改。其删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多处关于马车夫要求增加车钱的描写；二，仲蔼关于《红楼梦》不良影响的一段议

论；三，小说开头作者对于“情”字的一节唯心主义的诠释；四，书中关于义和团某些杀人、劫掠的描写。其中有些言论是出于作者的阶级偏见，是作者思想消极一面的反映；有些描写则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未必就一定是对劳动人民的歪曲或污蔑。删改者当然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改变了作品的本来面貌，并拔高了那个时代的作家的思想。如果研究工作者根据这种本子来评论作品和研究作家，那便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另外，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落后、反动的内容（淫秽的描写除外），它们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是与时代的发展成反比例的。如本书中对于“情”字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对于《红楼梦》的错误的评价，以及有些地方称义和团为“拳匪”等，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删改这些还是需要的话，那么在经过共产党三十多年的教育、人民觉悟普遍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再作这样的工作似乎不必了。因此，本书悉据初版本，恢复了后来删改的地方。原书的眉批，为保存其本来面貌，且其中有些批语对了解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有一定参考价值，故一并录入。

全书校点中一定会有疏误不当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俊年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北京

##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擅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之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它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解情字透彻。  
说并不然，她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

《红楼》、  
《西厢》一  
齐抹尽。

先叙明是写哪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棨，表字载临。广东南海人，丙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嵩。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载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三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载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载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招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载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人。”载临见是同乡，更是欢喜。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过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玩。载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主、张两

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载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载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载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载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载临道：“打算什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载临道：“这个忙什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载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她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不迟。”李氏道：“不是怕她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载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近来我见她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她的了。说话举止，也还灵动。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联络。那一副板板的广东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

倒甚聪明，记着。  
说话举止是灵动的。记着。  
呆笨不言笑的，记着。